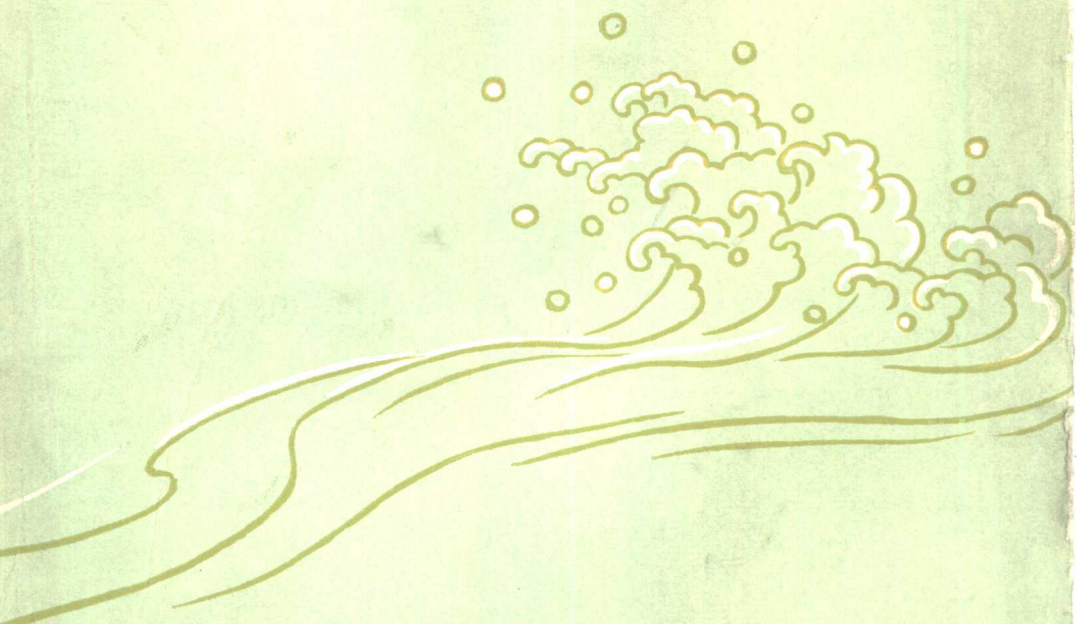


我爱松花江

安克



湖北人民出版社

我爱松花江

安光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我爱松花江》，是以松花江畔的卧龙村为背景，围绕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的经历，描写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长篇小说。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丁万红和女青年团员杨小凤，积极维护农业合作化运动，同蜕化变质的农业社副主任崔玉珠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潜入村里的反革命分子石贯洋，与地主分子郎占富相勾结，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为了转移斗争视线，他们暗中煽动中农退社，还勾结新富农成立假农业社。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农业社首先赢得了抢救斗争的胜利，揭露并打击了新富农的违法活动。最后，在霹雳镇粉碎了反革命暴乱，并战胜了单干思想，使农业社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同时，小说还描写了丁万红和杨小凤的爱情生活，反映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和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

本书分上下两卷。这是上卷，时间集中在秋收前后。下卷从冬天到春夏间结束。

我 爱 松 花 江

安 危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75印张 8插页 395,000字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10106·785 定价：1.25元

第一章

由哈尔滨往南，约百十里外的松花江边，有一个大镇子，名叫霹雳镇。镇上有一株枯树，名叫霹雳树。这树原先枝繁叶茂，长得高耸入云，隔三五十里也遥遥可见。后因遭了雷劈——据说伪满初期，有一年夏天，镇上来了一位反满抗日的英雄，不幸事泄被捕，将人绑赴那棵大树底下，准备枭首“示众”；正要行刑时，忽然风雨大作，天崩似地抛下一声炸雷，把树劈成了两半。一个手执大刀的刽子手，当下打死树下，浑身烧的焦黑；那位英雄呢，却早已不见了。

这镇子座落在江边一个地势平坦的三角地带。在这里，松花江好象雪亮的镰刀背，它经过上游的卧龙村，甩了一个大弯，便顺着陡起的黄土岩急转而下，打镇子的脚边发出深沉吼声，缓缓地流过去。镇子中间，横贯着一条窄窄的河沟，把镇子拦腰截成南北两半。来往行人，都是通过带栏杆的木桥。桥下水流汨汨，加以护堤杨柳，郁郁葱葱地一字儿笼罩河上，倒给这集镇平添了一种壮丽而幽静的色彩。

过了镇中间一座木桥，再走半条街，门口有一道半人高栅栏形院门的，便是区政府。这里原是伪满区公所旧址，那霹雳树原也在房身后边，一席空旷处。自出了那件事，人人都当做神树，暗中焚香祭扫，哄动一时。敌伪人员因此更害了怕，就索性砌一道墙，将那棵枯树圈入院内去了。又就近盖了两座碉堡似的岗楼。于是那半株枯树，也一变而为汉奸走狗们逞凶施暴的刑台：那时

凡缴不起“出荷粮”的农民，或这个“思想犯”，那个“经济犯”，只要抓进区公所，没有不被吊在树上拷打的。日本鬼子投降那年，不知谁放了把火，将那岗楼烧了。但说也奇怪，在一片瓦砾堆里，那半截枯树，仍屹然不动；一场秋雨过后，竟从枯枝桠里生发出两片嫩笋般的叶儿。人们说：“铁树开花啦！”愈益称奇。

解放后第二年，土地改革运动正进入高潮时期，东北局一位党的负责同志下乡检查工作，来到霹雳镇；听到这个带神话性的传说，去院里散了回步，深有所感地口占了一绝五言诗，留作纪念。那四句诗是：

霹雳山河动，乾坤浩气留。

江天飞血泪，肝胆照千秋。

不久，人民政府着手刻了这首诗，立下一块石碑。并用油漆绿色栅栏围住，将那霹雳树好好保护下来。

一天，“九一八”事变二十周年前夕，新华社派来一个记者，姓白，名叫驹天，来霹雳镇访问。这位记者根据被难家属与受害者的亲身回忆，用现身说法，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血腥罪行，做了赤裸裸的揭露。当下引动外地来这里参观景仰的人，络绎不绝。

这白驹天原籍辽阳人，在旧东北大学念过书。北大营一声炮响，就流浪关内去了。虽是老记者，但秉性憨厚，话语不多。他的采访秘诀是：踏实深入。只要抓住线索，他就象盘旋天空的鹰隼，尽管大地茫茫，单凭两只锐利的眼睛，也能又狠又准地扑向目的物。

转过年，农村合作化运动渐渐开展，不少地方建立了农业社。这是农村一朵鲜花！如何灌溉培养，使之健康壮大，很多人还不

得法：重要的是，还遭到各式各样思想的抗拒、袭击……比方一个象蒺藜似的名词“新富农”，就开始扎了不少人的脚。总之，运动一天天复杂化起来。正在这个时候，白驹天又来到霹雳镇。他带着怀恋的心情跑来了。

区政府本是熟地方，来了满哪儿一看，不想门都挂了锁；后来碰见一个挑水的大师傅，才知道人都下乡去了。白驹天便问家里谁负责，那大师傅却所答非所问地说：“你等着吧，同志！听说县里贾书记今天能回来。”得了这个信，总算喜出望外，便不再问，信步朝镇外走去。

这天秋高气爽。穿过镇西头一趟大白桦树林，放眼一望，果然一派丰收景象：田野里苞米谢缨了，谷穗垂头了，一路发出轻柔细语；大豆荚有的张嘴了，豆粒象珍珠般滚落在黑油油的土地上。微风吹过，不时送来一阵阵谷香和开始收割后的芬芳。天瓦蓝瓦蓝的。远远看去，静静的松花江，也映得瓦蓝瓦蓝。那扬手高晒红米的高粱穗子，仿佛火焰烛天，将这甩手无边的北满平原，罩的满眼金灿灿，红艳艳。白驹天一面走，一面想起过去在关里唱“流亡曲”的种种心情——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一望见松花江，一闻见大豆的香味，那悲怆沉痛的调子，又会悄悄掠过心头。他不禁感慨地想：“怎么一曲悲歌，能有这样大的力量？——是啊，那时候你跑到扬子江边，无论是在四大家族的皇城，或武汉、上海，又能够听到什么呢？你只好念念小杜的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蒋介石天天叫嚷‘攘外必先安内’，天天靠‘围剿’吃饭，哪晓得就在这个小镇上，正是‘江天飞血泪’呀！”

正自言自语，忽见江心飘来一只小船，如箭发弦上，朝这边码头射来。船头坐着一个戴草帽的人，那荡桨的敞胸赤膊，划的又快又稳。接着铿铿锵锵，凌波飞来一只很好听的歌子：

我爱松花江，

松花江呵是我们亲娘，
哪怕风大浪险，
我的小船呵日夜穿梭忙……

山里送来红大汉，
霹雳一声打死野豺狼。
不管枪林弹雨，
咱生龙活虎在这儿成长。

那歌声渐渐大了，好象崖下回旋拍打的浪花，波涛的推力越大，浪花也越激荡昂扬。白驹天正听得出神，船已拢岸。只见那坐着的人，忙跳上岸来，对划船的年轻小伙打个招呼，笑呵呵地说：“你当真不上岸呀，小丁！——喝口水走嘛。”那小伙子摆摆手说：“不啦！船还等着用。贾书记，咱们社里那件事，可千万给区上说声啊！”说着，一手拨桨，掉过去船头，匆匆走了。

当下听得见叫贾书记，白驹天不觉一愣，忙去打量那人：果然草帽底下，露出的瘦长脸，很有点面熟；猜想定是县委书记贾铭。正待要喊，忽然船打脚下经过，又送来阵阵歌声。虽然崖边风大，听的不那么真切，心里却暗暗叫好：“这才是乐观调子！‘三部曲’到底突破不了知识分子的忧伤感……奇怪，这小伙子倒看不出是一个绝妙歌手！”

站着正自纳闷，再去找那人时，码头边早已没踪没影。白驹天后悔一阵，便径往大街，且走且望。走到一个拐角处，见前面有人拦住一个背草帽的说话，撵去一看，正好就是贾铭。他早听说贾铭来自老根据地，又在部队呆过，便半开玩笑半解嘲地笑道：

“好容易撵上呀，你真是打游击的出身，健步如飞！”

“嘿！没想是你这自由神，啥时候来的？”

贾铭操着河南口音，也诙谐地笑着说。他们在哈尔滨早见过

面，那年白驹天来这里采访，贾铭是第一个热心介绍者。他是这儿最初的工作队长，搞土改阶段，就住在上游的卧龙村。最近他去江沿一带检查工作，刚返回卧龙，因省里有信，忙着坐船回区来了。

彼此说着话，路过桥边一家“会芳园”饭馆，贾铭为略尽主人情谊，并邀白驹天进去，挑个幽静位子，要来酒菜，两人唠扯起来。

下酒菜有新鲜焦炸小鱼，很是可口。对饮过后，贾铭摸摸下颏短髭，笑眯着两只饱经风霜的大眼睛，怪亲热地瞅瞅客人，又从容问道：“你这次需要历史材料，还是了解现状？”白驹天憨厚地笑笑，兴勃勃回答说：“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记者跟资本家一样——凡是可以进行生产的资料，越大量占有，心里越高兴！”贾铭不待他说完，哈哈笑道：“原来你把我看成剥削对象！要是来个‘无可奉告’——你可就捞不着啥油水呐。”说笑一回，两人酒兴渐浓，谈兴也浓了。

白驹天因对那歌手念念不忘，一面赞叹，一面把自己的感触说了说。忙问：“那小伙是谁？”贾铭笑了笑说：“上次你不是去过卧龙村吗？他就是那儿的，叫丁万红。”白驹天听了叫道：“原来是他！只听说他是省劳模，想不到那样年轻。上回任务紧，我去找到杨村长，谈完就走了。这次该访问他了——我想通过模范人物，来说明他们在走合作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坚定性。”贾铭表示赞同地笑道：“好！你一贯是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目前很需要这样的报导！预祝你成功！”说着给对方斟满酒，忙又补充说：“我看你再加一条斗争性，从斗争表现坚定，也许主题更突出！——鲁迅不有‘门外文谈’，我这才是地地道道的门外谈……”白驹天拦住说：“不！问题有正必有反。不晓得这方面有什么突出事例没有？”贾铭略一沉吟，说道：“当然有。比方你访问过的那个杨凤来，就在向反面发展——净想他个人发财！”说到这里，贾铭举杯呷了口

酒，迟迟没往下说。

这杨凤来原来在白驹天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那时卧龙村的大地主江喜龙，勾结日本县参事官秋原，当了本区第一任区正^①。因他吃的肥胖白嫩，恶如老虎，都叫他江大白虎。杨凤来那年刨了二亩荒地，却要如数上缴“出荷粮”，因气极骂了几句，被抓到镇上，江大白虎命剥光身子，绑在那霹雳树上，吊了两天两夜。等杨家借的谷子送去，人也只剩一口游气儿，差点送了命。往后谷子还不起，又给一家“肉头地主”扛活去了。——不管怎样，听得说这么个干部有了不好变化，白驹天忽愣睁着两眼，只怕听错了，又问了一遍。

贾铭叹口气承认道：“是他！不过先不谈他吧——每个典型，好也罢坏也罢，决不是孤立的。种子离开土壤发不了芽，思想也是一样。你想，农村从搞互助合作，每天都在那里斗——是集体？是单干？斗来斗去，有人就站不住脚。这也不奇怪。的确，有的新中农——土改时的贫农也冒尖变成新富农。这玩艺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有的干部眼热了，开始成天算自己的小账：觉得又搞工作，又开会，又受气，又受限制，实在吃了亏。认为互助不如单干，发财只有单干。见人家拴上胶皮轮大车，江南江北啥划算捣腾啥，这就馋的涎拉子淌多长！我就对他们说：这些发财账，咱们共产党最会算。地主该有丰富的剥削经验吧，放高利贷，大加一驴打滚，雇劳金……啥邪门歪道都来。可是他们跑哪儿去了？还不是给咱们算倒了，有什么厉害的！问题是有些人硬是不醒腔……你刚才问到杨凤来，他也是这号人，他也有他的如意算盘。我只举两个例子你听。丁万红组刚要转社，他不乐意，就讽刺支部书记说：‘你积极干到社会主义——将来准备坐啥车子？是坐小汽车，坐吉普，还是十轮大卡呀？’听听这刺头话！支部书记

① 区正——伪满时期伪职名。即等于区长。

也回答得好：‘我是坐担架的命，没有准备享福。’因为他是荣军，一只胳膊残废了。这不去说，后来酝酿建社，到叫劲时候了，你说他怎么样？忽然搬出他老头子做挡箭牌，里一脚外一脚，硬将三垧好地留着‘打养老’，把三垧次地拿去入社。大家反映说：‘我们村长真是个带头人，现在办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所以他就入一半。’你听，简直叫人哭笑不得！——倒是他姑娘不错，泼泼辣辣一直扎在社里干活……”

白驹天听了，惋惜地说：“难怪哩！也许我有点唯成分论，总觉得可惜。他现在还当村长吗？”贾铭说道：“动了一下：跟原来的副村长对调了！一个党员干部，当然不能听之任之。那叫阻碍运动！区里当时要撤职，后来县里研究一下，没有这样做。他是土改根子，是你说的成分好。我们总希望他再变过来。最近我去，听说改变不大——摆他的老资格哩！”白驹天说：“那就不好！听说他是老农会主席？”贾铭笑道：“是呀，老资格有时也害人。他不懂得，在我们党内，你纵有十大汗马功劳，不照党的政策办，谁买你这个账！”白驹天笑道：“是不是我那篇文章，对他也起了些副作用？常常有这样的事：某人名字一上报，反而容易骄傲。咱们搞这一行的，必须真名实姓，作家就没有这个顾虑……”贾铭打断他说：“你也不要有这个顾虑嘛！要说上报，卧龙村就数丁万红多。他从儿童团时代起——抓地主，搞互助组，闹技术改革，一直到当省劳模，几乎每年，报上都有他的名字出现。他人又年轻，我们倒有点担心这个……怕树大招风啊！可是他站稳了。就象那歌里唱的：哪怕风大浪险，生龙活虎在这儿成长。——他说，他口里唱着松花江，心里就唱共产党……杨凤来呢，他是眼里瞅着富农，心里抱怨党。好象党限制了他的自由发展，所谓‘好了疮疤忘了痛’，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白驹天点点头，又忙提问：“那个富农叫什么？是你说的那种新富农吗？”贾铭回答说：“就是。这人叫齐世耕，他原先同杨凤来

都在一家姓郎的地主家扛活。土改时他们都是贫农。不过齐世耕在解放前上‘奉侍队’去过，同样分了地。后来这家伙不知怎么捣的鬼——据说苏联红军占领哈尔滨附近一个日本仓库时，他正在那里，可能乘机拾了点‘洋捞’，但谁也没看见。不久我们为发展生产，提出‘发家致富’，他高兴了，于是又盖房子，又置车，又买马。把大家搞得昏头昏脑！现在看来，那个口号是有错误的——单纯从生产观点出发，却叫人迷失方向，迷失路线斗争方向！总之，这个翻身户一下变成暴发户。因此杨凤来沉不住气了，他想，同是一样翻的身，人家一步登天，咱还囚着没动哩。幸亏这股歪风，叫丁万红顶住了——那个组因为使用新式农具，节省了劳力畜力，铲耨及时，肥上的足，那年闹了个大丰收。出现了一垧大豆打七千二百多斤的高额产量！组里地平均也打三千大几百斤。他们组被评为省的一等模范互助组，他本人被评为省劳模。卧龙村有了这把旗子，人们的头脑才清醒过来。不过，斗争还是很曲折、很复杂哩！”

听了县委书记的话，白记者很满意。觉得既有生动介绍，又有深刻分析。见贾铭讲高兴了，屡屡举杯待饮，欲饮又停，心里倒着实过意不去。忙提醒说：“你看，只顾说话，酒也忘了喝。——这都怪我，把你时间全给剥削光了！”贾铭会意地笑道：“这么说，还怪我警惕性不高！”说着回头看了看窗外，见天色不早，便去要来菜饭说：“好吧，咱们吃了再谈。”

正吃着，忽听外面有人叫过来：“贾书记！叫我好找，省委来长途电话了！”贾铭抬头看时，是刚从乡下回的区委书记任逢春。贾铭恐事多不能相陪，忙放了筷，就将白驹天介绍给他，一边付钱，一边告别说：“我得先走，下次在报上见！”又叙了两句客气话，各自分手去了。

傍晚，白驹天回到区政府，因为酒喝多了些，头有点晕，躺在炕上眯了一会儿。回想着与贾铭的谈话，决定先去卧龙村看看。

正自盘算，忽听前院一阵嚷嚷声，有人喝叫着：“别往上屋走！先找区长，说不定要连夜送回卧龙村！”白驹天不知出了什么事，走去一看，只见一个秃脑门的老头子，圆瞪着眼睛，象只夜猫子似的，缩成团站在栅栏门旁，跟前已经围了一圈人。

细一打听，原来这人就是杨凤来早年扛活的地主，名叫郎占富。他有个伪满当警尉的儿子，一直逃亡在外。县法院最近带去传讯过，刚遣返回区。人们正乱纷纷询问如何处理。不一会，有人走过来说：“区长不在，等问问任书记吧！”正说着，门外有人接了腔说：“找我什么事？”任逢春已笑呵呵地走进院来。当下问明情况，对押送的人嘱咐几句话，就手把那地主带走了。白驹天回头问起贾铭，说省里通知开会，已动身赶回县里去了。

第二章

郎占富回卧龙村已经三天。县里为他的反革命儿子传讯他，这是第三次了。这次又与上两回一样，他没露任何口供；上级当然也没有改变态度，仍指示“由群众监督生产”。不过他住在村边上，那地方孤，干部们无事也不去走动，加上这老地主是出了名的怪吝鬼，认为不监督，他也不会轻易丢掉一棵庄稼。

这天，郎占富打算起园里土豆。他只有一匹马，不能拴犁杖，早起去村里借牲口，空手去又空手回了。人没进屋，老远听见他那匹瘦成龙的黄驢马，刨得搪脚板啞啞山响，便先自冒了火，嘟嘟囔囔一直骂进院来：“真他妈无底洞！填也填不完……”郎占富圆瞪着猫头鹰眼睛，一边骂，一边还是去掐了把草秸，撒在槽里。不想那马龇龇牙，嘶嘶嗅了一阵，却不伸嘴。郎占富呼呼拍打拍打袖上沾的草屑，大声嘿着，突然对屋内没好气地吼了一声：

“出来给添点料吧！——败家货！”

只听屋里答应说：“这生的什么气，一个哑巴畜牲！”接着他老伴拿一葫芦瓢高粱，走了出来。口里咕咕叨叨地说：“可怜，老掉牙了，再不添两个钱换一个吧！”

一句话，触着老地主痛处，他心里象火上浇油，劈手撕开旧棉袄大襟，早跳过来骂道：“换一个？我吃疯啦！要不叫这鬼日子拖着，老子买他妈一百个——捆肚子也买！这如今倒好，起二亩园子，还拴不起一副犁杖，还得热面向冷面，求告人去……”见

他女人拦了一句，又指着她鼻子说：“你他妈一辈子就会蹲灶坑，你去尝尝这滋味？你来我们家，那是什么样子——一色膘肥腰粗的大马，咳咳叫，直撒欢。眼下是掐着你脖子，不干也得干。噢，竟然活到这个分上，什么世界啊！……什么鬼世界啊！”

老婆子见他野着嗓门，吵的过路人也能听见，又是刚传讯回的，急的跺脚说：“你小声点，天爷爷！”郎占富怒冲冲地，猛一转身，脚踢在门旁猪食槽上，差点摔倒了。那女人忙撇下葫芦瓢，上前去扶。郎占富打个趔趄，身子刚站稳，回头见粮食撒了满院，也不顾脚疼，猛古丁象一头饿昏的老公鸡，恶煞煞地直扑过来。叫道：“你呀！”朝他女人身上狠狠推了一掌。老婆子来不及叫，就象一匹枯叶，应声落地。他姑娘郎素贞跑来看，吓呆了半天。

当下郎占富全不理睬，只当什么地方塌了块砖头似的，两眼盯住高粱粒，左一把右一把捧着。听到她娘俩在一旁暗暗啜泣，他越是生气，怒骂道：“臭娘儿们，哭什么？我还没有死！——素贞快去拿把扫帚来！糟践粮食，不怕天打五雷轰呀？”越生气手越哆嗦，最后一点连灰带粒的粮食也越捧越漏，地上象鸡爪子抓过的，刨了一个大坑。

那老妇人刚进屋，便哼哼着痛哭起来。她是村里大地主江喜龙的叔伯妹子，亲兄弟叫江喜林，伪满时当过“兴农会长”，凡发给每户“配给品”、更生布也克扣尺寸，油里要掺米汤，群众恨之入骨。土改那年，他逃跑时还枪杀了一个老扛活的，抓回后立即镇压了。那女人想起娘家也没人，越是一边哭一边数落：“我是你气袋子呀！世道不好你怪我呀！……”从她来到郎家一直呜呜哇哇数到现在，然后心呀肝的，又把儿子哭叫一阵。

听得屋里嚎叫儿子，老地主象往常吵过架一样，觉得浑身无力，眼前一阵阵发黑。好象有人把他的心一把攫走了，空虚地瘫软下来……

这老地主只有一个独子，叫郎成龙，是四年前一九四九年秋

天逃走的。那年八月，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并飭令登记。郎成龙为了报仇，曾秘密加入了一贯道。介绍人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名叫石贯洋，当过蒋介石中央军的少校团长。这石贯洋以坛主兼点传师身份，到郎家来过一次。并设坛扶乩，说他们全家有“宿缘”，劝诱老地主夫妻入了道^①。郎占富当初不敢强信，也不敢不信。几次刨根追底，询问儿子，郎成龙才将全部秘密告诉他说：“爹，你得多加小心啊！这是个秘密组织。我们能不能翻过来，就靠这一着！石师傅扶乩不说过：‘八牛在世三十春，遍地怨灵罹鬼门，三期末劫白阳至，廿八妇人独自怜。’这四句话都有讲究的，日后定归要应。现在是气运走到这一步上，在劫难逃！没有功德陪着，肯定还逃不过……”郎占富听信了儿子的话，在老母像前，按道规叩了头，盟过誓。还破例请客人大吃了一顿。从此，他一心一意梦想着恢复自己的产业，把土改时被分的地亩、房号、浮财，命儿子逐一开出清单，列了名册，一股脑儿秘藏起来。但不久，儿子瞒着家里人，突然跑掉了。

郎占富愤愤地想：“这如今是什么日子？共产党就给你摆着一条道——一根独木小桥！反正武大郎服毒，喝也是死，不喝也是死。”他听听屋内，已没啥动静，于是叹一口气，挣扎着站起身来。口里喃喃着说：“哼，挺着吧。硬咬咬牙也过来了……儿子总是自己亲骨肉，他不能骗我！”

郎占富谁也不叫，顺手拿过一把镐头，准备去园子刨土豆。可想起儿子几年没个音讯，死活不知，心又直往下坠。他发狠地把镐头冲门前石阶上敲打两下，那迸发的火星和他眼里的泪花，几乎同时冒了出来……

① 入道——这里指一贯道。系旧社会里某些封建迷信组织之一，常被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来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它与我国主要宗教之一的道教或佛教不同，并非一种思想流派；而是借佛或道达到其欺骗、笼络人心之目的，所以常常佛、道混称。

园地紧傍大路边。中间有一道豁开的沟口，把路隔断了。沟边是一趟子榆树，随着坡道，把园子密密围了半个圈。因园子地势高，人打这里经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郎占富来时忘记带筐，他一面顺垄刨，一面把白花花的土豆拣成堆儿。这样刨刨拣拣，拣拣歇歇，还是累的满头大汗。“完蛋啦！”想着自己风烛残年的晚景，不由一阵心酸，便脱下一只鞋，塞到屁股底下，呻吟着坐下去。屁股刚沾地，听得树趟子那边有人走动的响声，郎占富怕是干部来地里查看生产，短不了又要罗唆，索性背朝大路，慢吞吞抽起烟来。

不一会，背后有人招呼道：“请问你同志！”郎占富忙回头去看，却是一个过路人，站在树荫底下，又朝他打量一眼说：“啊！老大爷，这儿有家姓郎的吧？”

这问路的人身量不高，大约四十开外年纪，一副宽宽的脸膛，恶黑黑的络腮胡，一双眈眈大眼，膘来膘去地梭动着。穿身普通蓝干部服，屁股后头，坠一个鼓鼓囊囊的挎兜，好象怕滚掉似的，不时用手扶一扶。

郎占富端详一会，认不出来，只当是下乡的什么干部，便满脸堆下笑容，摩挲摩挲秃脑门说：“我也姓郎……不过这村有好几家子，你同志是问哪一家？”

那人抢前一步说：“郎占富家里。”

“哦，我就是！”郎占富脱口而出地说，又眯着眼上下打量那人，分外小心地问道：“你这位同志好象挺面生，是打县里来呀？”

那人随口应道：“唔，打县里来……顺便捎带个信。”说着，那络腮胡忙掏出手帕，掩住嘴角一丝狡猾的笑意，轻轻咳了声嗽。好象说：怎么，认不出吧？并机警地向周围瞥视一眼。虽看不见人，但地里忙活时传来的叫喊声，吆喝声，庄稼深处隐隐约约的走动声，仍充满四周。于是他什么也不说，纵身跨过壕沟，走近郎占富跟前，亮了亮手里的信，压低嗓音说：“这是你儿子的信，

叫我亲自交给你……”

老地主被这意外的消息冷丁吓呆了。一听说儿子，心中又惊又喜，差点发狂地喊叫出来。可是那人试探的神色，反使他镇定下来。儿子走后几次被追问的情形突然回到眼前，心咯噔一下，冷汗立时象千万个毛毛虫，打脊梁背、夹肢窝里爬个不停。七上八下地想道：“天啦！他给抓住了，坦白了吗？……对，一个秘探！私查密访来了——不过我的地亩册，名单，还有钱……哼，狗崽子！你问吧，谁也不知道……”郎占富暗自打定主意，一面眯起猫头鹰眼睛，象一头讨好的猫，颤巍巍偷觑着那人——不管对方施来什么：是抚摸，是咒骂，或出其不意地踢一脚，他都准备承受下来。

那络腮胡见他一声不响，又低声用诱惑口气催问说：“你儿子的信，听见吗？”

郎占富心一慌，冒冒失失地说：“对不起，我没有儿子——”话刚出口，只见那人骨碌着眼珠子，冷冷一笑。郎占富却装出很伤心的样子，改了口说：“是这样，同志。我那儿子不成器，在村里惹下祸跑了！——听说早死了……是这么回事，他跟一个军属搞男女关系，被人发觉，偷偷溜走的。唉，没法子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谁叫他犯法的呀！所以你同志准是搞错了，世界上同名同姓有的是哩。……你说呢？”

那人含糊应了一声，好象早看穿老头子的心事，又转过话头，进一步问道：“那么我再打听一下，有个姓石的你认识吧？”

“谁呀？”

“姓石，叫石贯洋。”

郎占富听打问这个人，心更慌了。最近县里传讯时，就问过这人；他一口咬定不知道，才躲开那一关。这阵却暗暗骂道：“老子叫你刨根！”干脆摇了摇头：“没听说过。”他虽说嘴硬，满脸就象蚊子叮了一口似的，皱巴巴搐动着。仿佛怕跌倒的样子，他赶紧拾起镐头，在一层浮土上，那镐头沉甸甸地拖出来一条湿印。……